

瑪麗·安東妮

劉增泉

瑪麗·安東妮 (Marie Antoinette) 1755年11月2日，出生於維也納，1793年10月16日在巴黎革命廣場（協和廣場）上斷頭台。在她出生的前夕，有人穿鑿附會說，里斯本即發生了一場大地震，此即被視為一個不好的預兆。這似乎也註定其悲慘的命運。

她是神聖羅馬皇帝法蘭西斯一世與皇后瑪麗亞·泰瑞莎的第十五個子女，在所有子女中排行倒數第二。早年為奧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公主，法國納瓦拉王后（1774年至1792年），亦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妻子。她的大哥約瑟夫二世 (Joseph II) 和哥哥奧地利國王利奧波爾德 (Léopold II) 都是當時歐洲顯赫的人物。她的綽號叫「那個奧地利女人」«l'Autrichienne»由此可見法國人有多討厭她。來到凡爾賽宮後，她生活奢華，入不敷出，因此又有「赤字夫人」之稱，更由於她遇事常持否決態度，巴黎人又給了她一個雅號「否決夫人」。

傳說中，年輕的瑪麗·安東妮在王宮裏曾經遇見了年輕的神童莫札特，她對他一見鍾情，甚至想嫁給莫扎特。瑪麗·安東妮接受了一系列王室高雅氣質的養成教育，在舞蹈和音樂方面的課程佔據了她的大部分時間。在她十歲的時候，艱辛地學習德文、法文、義大利文，因為當時這三種語言是皇室常用的語言，然而她似乎沒有學好

這三種語言，以致於其家庭教師被解僱。無論是家中，還是在朝廷，她都被簡單地稱為安東妮。但是，在朝廷，她通常都會被稱為安東妮女士 (Madame Antoinette, 法文)，因為宮中常說法文。

瑪麗·安東妮在比她大三歲的姐姐瑪麗亞·卡羅萊納和比她小一歲的幼弟麥斯米利安的陪伴下長大。她其他的哥哥，約瑟夫二世、利奧波德二世和斐迪南，布賴斯公爵已經在哈布斯堡帝國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愛活潑的安東妮女大公從小就被家庭教師寵壞，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玩耍上面；不過她非常喜歡音樂課，特別擅長豎琴與舞蹈。不同於一般皇室夫婦，她的父母並非盲婚啞嫁，而且極其享受家庭生活。雖然在正式場合裏，必須遵守規範禮儀，但私底下這個皇室家庭的氣氛相當輕鬆。嚴母慈父在安東妮心目中的角色極為重要。

他的母親瑪麗亞·泰瑞莎皇后，面對普魯士和英國的野心，因此讓其子女與各國王室之間政治聯姻，瑪麗·安東妮的姐姐們很快與歐洲各個皇族聯姻。四姐瑪麗亞·克里斯蒂娜嫁給了未來的荷蘭總督，六姐瑪麗亞·阿瑪麗亞與帕爾馬公爵結婚，瑪麗·安東妮最要好的十姐瑪麗亞·卡羅萊納和那不勒斯國王費迪南結婚。瑪麗亞·泰瑞莎皇后希望能調和哈布斯堡與波旁王朝之間

數十年的戰爭恩怨。當她的八姐約翰娜在1762年死於天花後，瑪麗·安東妮就成了下個她母親的外交活動中的棋子，她的父親神聖羅馬皇帝法蘭西斯一世去世之後，瑪麗亞·泰瑞莎即意欲將瑪麗·安東妮嫁給法國王儲，未來的路易十六。而路易十五也沒有反對這門政治婚姻，瑪麗亞·泰瑞莎希望她能夠成為哈布斯堡與波旁王朝之間的溝通橋樑。1766年，法國王室正式向11歲的瑪麗·安東妮公主求婚。奧地利宮廷欣然同意。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場婚禮被拖了數年。1770年2月7日，瑪麗·安東妮嫁給法國皇太子路易·奧古斯特，1770年4月17日，瑪麗·安東妮正式宣布放棄自己在奧地利王室的權利，1770年5月16日，他們在凡爾賽宮的教堂舉行盛大的婚禮。

她離開維也納之後，再也沒有回來。臨別時她的母親囑咐她要多多保重，在她離開維也納時，人們即感到一股不祥的預兆。韋伯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這是很難讓人相信的預感，當我看到

他的家人，僕人和人民在1770年和瑪麗·安東妮道別時，男仕和女仕的表情都深感痛苦。皇后瑪麗亞·泰瑞莎似乎也受到這種感傷不祥的氣氛影響。此時，正在維也納教會尋求庇護的約瑟夫加斯納（Joseph Gassner）神父，他相信神諭，於是瑪麗亞·泰瑞莎詢問她的女兒問題，但他臉色蒼白，沒有回答，最後明確表示：「太太，她的肩膀揹負了十字架。」

在離開維也納前往法國的路上，瑪麗·安東妮路過了洛林和她的姑姑安妮·夏洛特見面，安妮和奧地利王室一樣，反對和法國的聯盟關係，因為法國侵佔了奧國洛林這塊土地。而奧地利在這塊土地上統治了長達700年的時間。皇后瑪麗亞·泰瑞莎不放心這個才年滿14歲的小女兒，路上她還要求瑪麗·安東妮的好朋友夏洛特（Charlotte）和路易絲（Louise）陪同一起去巴黎。

1774年5月，路易十五去世，路易十六正式繼



瑪麗·安東妮，由Franz Xaver Wagenschön繪於約1769年



瑪麗·安東妮於1783年

位。他有「包莖」問題，喜好狩獵和鎖匠勝於和女人談情說愛，瑪麗·安東妮遲遲未有身孕，但她的弟妹育有一子時，她在王室裡的地位也岌岌不保，七年之後，夫妻生活有了改善，瑪麗·安東妮終於生下一個女兒。

瑪麗·安東妮在十六個兄弟姊妹中，長相最為出眾，貴族的養成教育，使她具備了人格與美貌的天生優越，然而嫁給路易十六讓她備感心靈空虛，於是她開始迷戀物質方面的享受，她極盡奢華揮金如土，甚至違反宮庭的規範，參與宮外的舞會；此外，她也喜好時裝，並在凡爾賽宮修建一座農莊，修飾花園，奢侈無度。

項鍊事件公諸於眾後，她在法國人的心目中

是一個奢侈浪費、不知民間疾苦的奧地利女人，法國媒體對她毫不客氣的指責。可憐的安東妮卻根本與這一事件牽扯不上任何關係，公眾對她的壞印象已然造成，而「赤字夫人」(Madame Déficit)這一貶損的字眼也一真跟隨著她，直到她上斷頭台。

法國大革命爆發後，路易十六打扮成僕人，但到法國邊界時，民眾從國王的錢幣上認出了國王和王后，國王在法國的聲望更是一落千丈，此事也給了激進的雅各賓黨一個政治舞台，他們主張廢除君主制度。1792年9月21日，路易十六被廢，法國正式宣布廢除君主制。皇室遭拘於聖殿塔內。安東妮被控犯有叛國罪，在處決路易十六

台北國際書展飄比利時書香

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特邀比利時擔任主題國，並匯集737家出版社參展與超過500位中外作家蒞臨書展。比利時方面共有37位比利時當代作家、音樂家、插畫家、漫畫家、藝術家及出版人等訪台，規模更甚比利時出席法蘭克福書展之規模，展現其對台北國際書展的高度重視。

除圖書、漫畫、插畫外，比利時還展出20世紀歐洲建築巨擘奧塔(Victor Horta)新藝術建築影像、天才發明家薩克斯(Adolphe Sax)的偉大發明展、國寶詩人卡雷姆(Maurice Careme)特展，結合現場爵士薩克斯風音樂演出、知名童話「藍色小精靈」人偶劇表演，讓愛書人深入體驗比利時當代藝文之多元。

此次書展開幕儀式由馬英九總統、文化部長龍應台、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王榮文及比利時台北辦事處魏孟嵐處長、比利時法語文化區國際關係總署署長Mr. Philippe Suinen共同揭幕，與會貴賓則包括德國萊比錫書展主席Oliver Zille、捷克布拉格書展主席Dana Kalinova、英國Publishing Connection創辦人Mr. Alistair Burtenshaw、世界書展主席會議榮譽主席Peter Weidhaas、喬治亞大學外交學院特任教授、前美國駐荷蘭大使 MS. Cynthia P Schneider、加拿大多倫多湖濱中心國際作家季總監Mr. Geoffrey Taylor、法國在台協會文化處長金默言、美國在台協會處長Mr. Christopher Marut馬洛思、紐西蘭出版協會會長Kevin Chapman、紐西蘭出版協會秘書長Anne de Lautour及創意紐西蘭經理Belinda Jones、德國在台協會處長Dr. Michael Zickerick、義大利經濟貿易文化推廣辦事處Mr Mario Palma 處長馬忠義、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總裁陳萬雄等國際重要人士到場。



的九個月後，亦即1793年10月16日，安東妮被交付給革命法庭審判，被判處死刑，最後魂斷斷頭台，享年38歲。

坊間有許多書籍和電影描寫安東妮是一位行為輕浮膚淺的人。有些學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和她息息相關，實際這是不公允的評論，但無論如何她在歷史上佔了一席之地。

儘管外界將她形容成當代惡名昭彰的奢侈王妃，但當時這位初來法國的王后對於國王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因為路易十六在小時候長年經歷過反奧的情緒洗禮，包括身邊重要的幾位部長及官員都是反奧的重要人物，所以在他們的提防下，讓這位來自奧地利帝國的法國新王妃對於法國的政治政策沒有任何發言的權利。對於惡名昭彰的奢侈，瑪麗·安東妮的哥哥約瑟夫大公曾經在信中警告她：「革命將是殘酷的，也許是你咎由自取。」

當大臣告知瑪麗，法國老百姓連麵包都沒得吃的時候，瑪麗·安東妮天真甜蜜地笑道：「那他們幹嘛不吃蛋糕？」歷史上瑪麗·安東妮絕對沒有說過這句話，這是後人將憤慨宣洩在這位熱衷於打扮的王后身上。說這句話的人是路易十五時期來自波蘭的王后瑪麗·勒金斯卡，原句被記載在盧梭的《懺悔錄》裡，大意为：他們沒有麵包吃，為什麼不吃麵包皮蘸醬？

最後的一夜，安東妮寫了兩封信。第一封信寫給她的兒子和女兒：「今天是十月十六日清晨四點半。上帝，可憐可憐我吧！可憐的孩子們，我的眼裡已沒有眼淚為你們哭泣；永別了，永別了……」第二封信寫給她的小姑伊莉莎白，「我剛被判處死刑，但這不是恥辱的死，只有罪犯的死才是恥辱的死，而我是被判去找您的兄長。我和他一樣是無辜的，我希望在最後時刻表現得像他一樣堅定。我很平靜，問心無愧。遺憾的是我

要離開我可憐的孩子們，您知道我只為他們而活著。」

為赴刑場，王后換下了她的喪服，穿上一件白色連衣裙，然後披上平紋細布披肩，從細麻布帽子上抽掉黑色帶子，以避免民眾的辱罵。她只留一個黑色標誌，手腕上的黑色窄布條。穿戴完畢，就等著人們來找她了。

王后走出監獄時，密密麻麻的人群跟隨著她。議會的臺階上、欄杆邊、窗邊和屋頂，到處都擠滿了人。全巴黎城都在看她受難，看她被執行死刑。當局動用了全部武裝力量，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一切。三萬武裝軍人時刻警惕著，在十字路口、廣場、橋頭堡設炮臺嚴陣以待。一匹白馬小步前行，艱難地通過人群。人們曾發誓要讓瑪麗·安東妮「長期忍受死亡的痛苦」，但她在受了種種考驗之後儘管非常虛弱，仍保持著莊嚴的神態。夏爾·戴斯弗塞子爵一直跟著囚車來到終點，他是這樣描繪的：「……如雪的頭髮平剪到軟帽周圍，面色蒼白，顴骨處稍有紅色，眼裏充滿血絲，睫毛硬直地一動不動。」

到達目的地後，儘管手腕被捆得很痛，但她沒要人扶就走下了囚車，仍堅持著高傲的神態，這使在場的記者們大為光火。她將保持同樣的神態，沒有喊叫也沒有抗議地死去。

當被砍下的人頭向眾人展示時，人群狂熱地歡呼：「共和國萬歲！自由萬歲！」

憑心而論，瑪麗·安東妮之罪不致於到非要上斷頭台不可，法國在恐怖統治時期，其實說穿了那是一種階級對立，巴黎市民看到那些平時高高在上的貴族，甚國王和王后一個接著一個上斷頭台，在人們內心深處還真的有一股說不出的快感。

（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